

我们应将自然灵魂和人类精神相联系



没有语言好的差小说。同样，语言是散文的魂，它不是装载思想的篮子，而是思想的温度和锐度。我多年来一直很在意语言的磨炼，常常一句话琢磨好几天，这可能与早期写诗有关。我认为好的语言是情感、生动、诗意浑然一体的产物。我追求语感，而不是词汇，写作者一经将素材纳入自身的情怀，冥冥之中便会进入意境，写作中会自然而然地沿着既定的语感势能运化，美好的语言往往产生在规定情境之中。

青年报：我们再谈谈你的另一本代表作《草原生灵笔记》，这本书观察记录了草原动物的生长、发育、繁衍，以及和人类的和谐相处，涉及喜鹊、狐狸、驼鹿、蓑羽鹤等动物。为了观察黑嘴松鸡的习性，你曾经在森林里守了一夜。你是为了写作才去体验生活的，还是有了这种生活积累才去写作的？

艾平：当然是有了生活积累才去写作的。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让人回味的细节。例如老祖母和母狼一起叫，引来狼群救走母狼和它刚刚分娩的狼崽；例如蚂蚁用砂石路上的砂石粒覆盖巢穴，使熊吃一嘴砂石，卡在口腔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从此再也不敢袭击蚂蚁巢穴；例如牧民老哥哥，浇水把死去的马冻成一个大冰坨，从而不让动物和偷盗者得手……这些细节往往都是一篇作品的文眼。

青年报：《草原生灵笔记》最后一篇作品是《好牧人是会和草原万物说话的人》。人真的能和草原万物说话吗？
艾平：所谓会和草原万物说话，就是懂得草原万物，知道它们生存的规律，从而自然而然地观照它们。

课、看资料，要事先知道事物的背景和规律，还要在一个地方反复观察，追溯一些可能的线索，不要看到个皮毛就瞎写，眼力是需要培养的。

《乌银额吉家的喜鹊》的写作就是在两年前开头，两年后才续写的。起初我在草原上看到一个喜鹊窝，恰恰垒在一个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中间，如果风力发电机一开，喜鹊窝必将粉碎，旁边的蒙古包看来好久没人住了，我知道这家人肯定没有电，也不开风力发电机，所以搬走了。后来我几次从这里路过，看见喜鹊从那个窝里飞出来。两年之后，我到另外一户牧民家串门，发现这家蒙古包外有一群喜鹊，理直气壮地围着女主人要菜渣剩饭，有的竟然飞到了蒙古包里，女主人告诉我，晚上要是有动物来临，喜鹊吓得乱飞，会从哈棚里（蒙古包天窗）飞进蒙古包，撞响了墙上的马头琴，撞翻桌上的暖水瓶……这些细节一下子和风力发电机上的喜鹊窝对接上了，于是就有了这篇散文。《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也一样，我和几个朋友的确在寒夜里守候了五六个小时，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多次观察和研究过黑嘴松鸡了。

青年报：《草原生灵笔记》最后一篇作品是《好牧人是会和草原万物说话的人》。人真的能和草原万物说话吗？

艾平：所谓会和草原万物说话，就是懂得草原万物，知道它们生存的规律，从而自然而然地观照它们。

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

人物

艾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多篇，出版散文集《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等八部散文集。曾获国内多种散文和报告文学奖。获得第七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3

自然文学应该去发现辨识我们前所未见的生态世界。

青年报：你还有一本书《呼伦贝尔之殇》，著名评论家阎晶明评论说：“民族的、文化的、自然风光的、历史的、亲情的、成长的元素，都有呈现，但都不是单色的。”“殇”，新华字典里的字意是“没有到成年就死去”，你能不能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解读一下“殇”字的含义？

艾平：因为游牧民族生活在严酷而孤独的自然环境中，往往命运多舛，出牧就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出嫁就有可能再不能和父母相见了，暴风雪、瘟疫、狼群无时不在，正如草原民歌的基调，很多都是忧伤的、无奈的。《呼伦贝尔之殇》这本书里写往事的作品比较多，所以有“殇”的意蕴。

青年报：你是怎么看待自然文学热的？你觉得自然文学一定是山山水水、花鸟鱼虫吗？自然，似乎就意味着远离浮躁，远离现实。你认为自然文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高出现实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艾平：还是以呼伦贝尔为例，草原森林里到处写满了生态的密语。蓑羽鹤在草丛里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食肉动物靠近，它们会一跃而起，然后翩翩起舞，做出各种婀娜姿态，渐行渐远，引诱介入者离开，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鸟，天生就会把自己黑褐色的身体摊成纸张一样的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伪装成大地的一部分，从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捕捉；草原大火，黄羊子集体逃难，遇到铁丝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崽从上面走过逃生，自己甘愿在烈火中牺牲；大雁、天鹅等诸多鸟类都会选择在沼泽的芦苇丛里坐窝，它们生来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食肉动物的偷袭；说起马、牛、羊，更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天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畜群的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不强，便跟在马群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却没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后面吃更粗糙的草……说起森林里的生态轶事，也是数不胜数，阔叶的白桦树曾经是庇护落叶松的“保姆”，它用自己散发的气味，为针叶树种驱松毛虫，落叶松在它们跟前长大，它们就会老去，最多能活七八十年。

多年来，我写了很多呼伦贝

尔人与自然的故事，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追寻自然文学的风标，我笔下的人物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还拥有了抚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他们作为自然文学的主角之一，无疑体现着原初的人类记忆，也具有指向未来的价值。如果说我们至今还在通过有限的能力来解读自然，那么天人合一，即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和必须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谈论自然文学，我是不可以这样说——自然文学依赖现代生态观，但绝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博物志所能够支撑起来的。我以为，自然文学创作的着眼点，不应该停留在宣传环保的层面上，应该将大自然的魂魄和人类的精神追求、挣扎联系起来，去发现、辨识我们前所未见的生态世界。

青年报：你曾经提到过，国外很多自然文学作品是中国作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准。你觉得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在哪里？

艾平：我觉得在场和坚守、拥有相关专业知识很重要。在森林里你不认识各种树，在草原上你不认识各种草，你不知道生物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植物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动物和植物的关系，不了解腐殖层等，你就不会获得端详自然的乐趣。

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体验了两年零两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段时间，他亲手建造小屋，自耕自食，与自然和谐共处，《瓦尔登湖》是他见闻和思考的笔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本身是阿尔谢尼耶夫的探险行记；《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是一个声音采集者的笔记。法国探险家西尔万·泰松曾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居住了六个月，最近的村庄也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他整日静心观察周边的生态细节，潜心读书，《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是他的日记体散文。

青年报：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经典，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经典性问题？

艾平：真实呈现今日的草原和森林，书写独特文化的足迹，留给未来，是我的梦想。坦率地说，我的绝大部分散文都不是应景之作。写作以来，最高兴的事情不是获奖。其一，是2019年《萨丽娃姐姐的春天》一文作为

阅读题被选入天津高考试卷。我想，对高考的重点考题，学子一生都不会忘记，同时他们也会记住我的呼伦贝尔草原；另一件事是，前不久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该馆收藏了我的七种书，想想，许多年之后，有读者还可以通过自己的书，知道我们这个时代草原森林的样貌，还可以与我所描述的人物进行心灵对谈，我觉得自己的劳动，虽然比较寂寞，但是有价值的。

青年报：目前，文学不景气，尤其是阅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你觉纸质媒介会消失或者走进博物馆吗？传统文学会不会被网络文学所取代？

艾平：不会。优秀的作品不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都是人类心灵的圣餐，只要人类依然追求着美和崇高，优秀的文学就是不可或缺的。依我看不是阅读纸质书的人在减少，而是读书的人在减少，然而不可低估的是，留下来的读者，他们是一批审美品味更高、思想更深邃、眼光更开阔的人。他们在喧嚣的生活中能够静下来，走进文学的世界，这说明世上仍然有能够让文学之树常青的沃土。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是，你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乐趣吗？

艾平：在工作和写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追求安逸和美的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整理房间，做简单的，看上去吃起来都美的饭菜，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人催稿，半躺半卧地读书，读到妙处，会心一笑；喜欢中外经典话剧，只要到了大城市，绝不错过；年轻时自学了几天缝纫，结果一无所成，却迷恋上了真丝面料，如今上海、杭州、北京面料市场的摊主都认识我。写作累了，就打开我的真丝百宝箱，把重磅的、过河泥的、双宫的、乔琪的、欧根纱的、桑波缎的纷纷扬扬地铺了一地板，在不同的光线里抖来抖去，去想象它们玲珑起舞的样子，很沉浸，很解压。日子久了，关于这种高贵的蛋白纤维，也是攒下一些话可说了。真丝就像我的挚友，渐渐进入我的诗文。

上海方谈